

日本女間諜與我 (二)

「花叢諜影懺情記」第一部

羅陽原著
冉孤鶩譯

相愛何須再問姓名

我帶着玫瑰的甜吻和許多疑慮回到家裡，在路上回想起唐瑤的話「同神女交往，有結婚或交友的樂趣，沒有事後的麻煩……。」玫瑰不是神女，是一個風流少婦，當然比神女更好，她可能是間諜，然而祇要我提高警覺，不被她利用，自然沒有事後的麻煩。玫瑰不是神女，玫瑰先前的工作環境和身世一無所知，為什麼和我一見「鍾情」，對我那麼熱情、慷慨？自從某次我在飯廳裡拒絕了玫瑰所提出的嚴肅的問題以後，我們祇談風月，不談身世，不談上海社會有關的人和事，玫瑰仍然熱烈親切的待我、親近我，這是什麼原因？難道她對我動了真感情？這些疑問我想一定要在玫瑰那裡得到解答。爲了和玫瑰深談，我提前離開辦公室，下午五時便開車到花店去會見玫瑰。

問她在看什麼書，可不可借我看看？玫瑰很大方的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我正翻閱半年前一位教授先生教我研讀的一些漢詩，歡迎你指教。」話沒說完，玫瑰便起身撲向前來和我熱烈的擁吻，我用手輕輕擁抱她，過了一會我對玫瑰說：「我有一個問題想請你答覆？」

玫瑰說：「什麼問題？」

我說：「二個多月前，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妳對我的身世一切都不清楚，妳什麼竟然對我那樣熱情、友愛，那樣慷慨？」

玫瑰嫣然一笑說：「請你看看我們日本源氏物語中的一首小詩。」

說着她從書桌上取出一張信紙上寫的一小詩，原文是這樣的：

「人世如浮雲，聚散原無定，草原深處青塚在，相愛何須問姓名。」

我看了原文後說：「我不太懂詩中的意思，玫瑰妳懂嗎？真了不起。」

玫瑰說：「我也不太懂，是一位教授先生半年前抄給我的，日文本源氏物語我曾讀過，內容大略知道一些，我講了源氏物語中男女相愛的

故事，這位教授先生便寫了這一首詩讀給我聽，同時解說了詩的大意，我覺得和日文的原意差不多。」說到這裡，我把玫瑰抱在懷裡，給她一個長吻，然後輕聲問她：「妳的意思是我們祇要相愛，不必互問姓名？」

玫瑰點頭連說：「是！是！」

我說：「我不相信妳的話，我不滿意妳的答覆，我要妳說出心底裡的真心話。」

玫瑰沉默良久，含羞帶愧的說道：「我一見就喜歡你，是聽到和你同來的那個洋人（法國關員唐瑤）一連幾次叫你『貞童？』『貞童！』我心想你必定是一個純潔可愛的小弟弟！」

玫瑰說完了這幾句話，又熱烈的和我擁吻。我心裡默想：「妳這個厲害而又可愛的玫瑰，妳終於說出了你心坎裡的真話。」

神秘教授留下情詩

我趁機和玫瑰談詩，我問她和那位教授先生交往的經過。

玫瑰反問我：「你不是說過，我們祇談風月，不談其他的人和事嗎？你問那位教授先生做什

？
我說：「教授先生教妳的詩文，不也是風月嗎？爲什麼不可以一談？他現在和妳還有來往嗎？」

玫瑰說：「四個月前，我丈夫將自東京來到上海，我告訴教授先生，請他不要再來找我，我丈夫快回來了，從此以後，這位教授先生便不再到我店裡來了。」

我問玫瑰：「教授先生教妳的漢詩，可否給我拜讀，拜讀。」

玫瑰說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她隨即取出來一本剪貼簿，上面有許多首纏綿悱惻的情詩，有幾首是名詩人東北大學、清華大學教授吳宓寫的，曾發表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。

原詩是這樣的：

「血淚相思獨抗爭，飄零南北苦奔行。
湖雲江月誰為主，菊豔梅香品自清。寺裏茶筌飛瀑響，塔巔紅葉夕陽明。今生已許爲兄妹，願結來生伉儷盟。」

「長許追陪說絮因，友情原比愛情醇。
靈龜察事先機準，玉尺量才識盛神。境歷悲歡終獲福，生多智慧始親仁。茫茫禹域誰知己，佛性惟留遠海濱。」

另有七言絕句懺情詩四首：

「事成無補方知悔，情到懺時恨最深。
侍女吹笙引鳳去，孤燈遙夜剩悲吟。」
「此是今生第一回，正從平淡見奇瑰。
曾經滄海難爲水，捲土何心說再來。」

「漸從天道識人道，不問來生看此生。
廿載相知七載苦，箇中情事最分明。」
「波瀾人海起文章，首夢湖濱名利場。
更有擺倫詩一卷，爲卿爲我總心傷。」

我看了以後驚問玫瑰：

「妳認識吳宓先生，妳的那位教授先生，是否即是吳先生？」

玫瑰嚴肅的、堅決的說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絕對不是吳宓先生，我要能認識吳先生，那就太好了，你別冤枉好人。」

我笑說：「吳宓確是好人，是名教授，然則妳的那位教授先生，是壞人囉！」

玫瑰說：「不是！不是！那位教授先生也是好人，他和我認識之初，可能也有非非之想，後來他改變了主意，專門和我談詩、講中國文學，我把他當老師老大哥看待。……」

我說：「玫瑰，妳要是真心愛我，請妳把那位教授先生和妳交往的經過告訴我，你們有否談情說愛？」

玫瑰說：「那位教授先生，學問很好，人也很好，比我年紀大，是個多情種子，經過多次交往，他自感精力不繼，他很誠懇的和我相約，今生以兄妹相稱，來生再結爲伉儷，我笑他癡情，但癡得可愛……。」

我心裡暗想：好一個聰明絕頂，精力過人的刺玫瑰，日本女人真可怕，難怪早年在北平我會聽老師繪聲繪影的說：我們的體育選手到日本參加亞洲運動會，抵達東京，立刻被日本人請去參加宴會，和許多美麗的日本姑娘共遊樂，爲她們

「下種」，她們得到了這些好品種，將會生產許多好國民，同時讓我們的選手消耗了精力，沒有好的成績表現，日本以「美色」損人利己，一舉兩得，真是可怕！我默想這個故事，久久未發一言。玫瑰又嬌羞的說：「我和你既是姊弟，又成了短期的伉儷。」她靠近我的耳畔輕聲的說：「我給你的一切，比給我的丈夫多多了。」

我報玫瑰以長長的一吻……。

不辭而別渺如飛鴻

我在玫瑰的花店裡，那一夜談得深沉、痛快，玫瑰對我似乎很坦白、真誠，但是我不能不提高警覺，她必然是間諜無疑，從花店提早打烊到她收拾書籍，整理房中衣物，玫瑰極可能要搬家或離開上海，但她矢口不說離開我的話，我也不便追問，我想起她說的話：「我們的愛是借來的愛情，像中國詩人說的，探花須及時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……」應該把握現在，不要考慮將來，我和她又甜蜜的過了一個良宵。

翌日早上，我返家洗澡以後，即很早的到了辦公室，心中疑慮叢生，整天神智昏昏，思想很難集中。到了下午五時再驅車去花店找玫瑰解悶。在半途中買了一只赤金手鐲，預備送給她並請她出外散心。那知到了店前，見到門已上鎖，門上貼了一張召租廣告。我按照房主的地址，找到了一個中年男子。

「請問花店的女主人搬到那裡去了？」

「這位日本女人，也真奇怪，她上午匆匆的把鑰匙交給了我，說有事回日本去了，連三個月

的房租押金也沒有拿走。」

「她有沒有留下日本通訊地址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可不可以讓我看看她和你們的租約合同？」

「我們一向是祇憑口約，不訂合同的，祇要不欠房租，兩方在一個月以前通知即可取消口約。」

我一無所獲，悵然坐入車中。前思後想都想不出一條可以找到她的線索。我也想到去日本領事館打聽，但我連她的真姓名都不知道，如何可去詢問，而且她明明是與軍部有關，在此中日關係惡化的時日，我如去問她的行蹤一定會發生麻煩的。

我滿腔惆悵祇有仰天長嘆，愛人已去，天各一方，祇有在夢中相見了！

難道真是日本間諜

我連續幾天，神思恍惚，夜間亦常失眠。一天中午我約了唐璜一談，當我把前後經過詳細地告訴他後，唐璜說：

「我想你的女友，一定也是一個情報員，駐在中國的大使或領事館中都有軍人隨員，他們都受過特殊訓練，爲了工作不惜犧牲生命的，其中一部份是由美麗的女性組成，憑美色來索取情報，她們是屬於所謂『尖兵團』。你的女友一開始即向你打聽上海的名人，你把她回絕了，照規定她應即與你斷絕往來，但她同你玩了二、三個月，她一定是動了真情，目前她一定是另有緊急任

務，所以用快刀斬斷情絲，使你恨她無情，免你相思之苦。」

法國佬唐璜忽然臉色變得更嚴肅的說：「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家，對於國防實在太差了。從清朝到目前爲止，你們沒有被人瓜分，是因為各國未能達成協議，但目前各強國已有默契，已成立了所謂勢力區域 (Sphere of influence) 實際在經濟上已被瓜分了。最初是英國，目前是日本，這兩個是你們最危險的敵人。從清末五口通商開始，你們雇用了英國赫德爲海關總稅務司，他在全中國設立了海關以後，非但你們的海防完全公開，而且因爲他身居北京要位，全國有他的耳目，全國的外交、政治、經濟實權實況都在他掌握之中，他成爲大英帝國的最好的情報員。目前雖然已略有改變，但關稅仍握在他們手中。日本人鑑於經濟權已落入西方國家手中，所以另找路線想以武力來獨吞中國，這是目前你們最大的危機。」

「你好像很在行似的？」我向着說。

「我同你是好友，決不會做傷害你的事，但我在進海關以前，曾爲法國各地領事館擔任過情報人員。所以你同外國友人交往，千萬不要談政治問題。」

「我是一個商人，但我也很愛國，所以玫瑰同我談上海人物的時候，以及對她很熟悉各處地形的時候，我曾有些警惕。」

「我們不談這些吧！你還是把這段羅曼史忘了，跟著老哥玩玩神女吧！」

「可以，但你這臭老大必需把水準提高一點

，不要老是同羅宋妓女及鹹水妹打交道。我有幾個光棍朋友，他們對於高級神女都很熟識，我同你介紹，讓你開開眼界。」

孤島歲月夜間女郎

從此以後，我同他及一、二個友人時常同吃同玩，走遍了各處風月場所，玩了許多中外美貌的夜間女郎 (Ladies of the evening)，但我選擇的對象，都是在身材或面貌方面同玫瑰有些相肖，即使在消魂時刻，也關上了燈，幻想著是和玫瑰在一起。

我與玫瑰分別後不久，中日戰爭立即爆發。我深信唐璜的說法，玫瑰一定是一個情報員。在軍方征召的重大壓力下與我分手的。

從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開始，日軍節節南侵，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起我國全面抗戰，中日關係逐漸惡化。但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戰事擴大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上海纔被日軍佔領，上海居民纔開始嘗到戰時生活的痛苦災難。

在此之前，我們仍過著浪漫的生活，唐璜也交了一個長期的中國女郎，但我自己，始終交不到一個滿意的女友，因爲玫瑰的形影長留在我的憶念之中，我始終認爲她是一位真心愛我不幸被環境迫害而犧牲的悲劇角色。我們相愛二個多月，未留一些可作紀念的照片或飾物，有時我祇好拿出我預備贈送她，她從未見過的一只赤金手鐲，獨自撫摩，以慰相思，眞有人天相隔，無可奈何之感。

奧奇宴會胡天地

唐璜對於玩色情的花樣最多，除了屢次舉行脫衣撲克外，他又換了一種更進一步的色情酒會名叫「性奧奇」的 (Sex Orgy) 因愛戀玫瑰之故，他從未邀我參加。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說：「今晚我在家開『奧奇』宴會，請你帶一位漂亮女伴，七時來家，我請了三對青年男女，要他們都穿整齊的獼猴上衣 (Monkey Jacket，是香港西人發明的晚禮服，上白下黑)，你如沒有這種衣服，穿整齊一些也可，不過女伴必須是舞女之類的。」

七時左右，我帶了一名高健的舞女赴約，已有三對年輕男女，在喝酒談笑。女主人是我見過的中國舞女，主人為我們介紹時，他祇叫各人名字，不提姓氏，一方面是使大家一見如故，一方面不使對方知道太多，以免追根究底，這是西方社交的技巧。

我們到後，僕人已擺好杯盤，請大家入席。大家歡笑飲酒進食，酒興濃時，唱歌嬉戲一無顧忌。飯後，僕人清理桌面，把桌椅推至牆旁留出跳舞場地，開了留聲機即把門關上離去。主人隨手把電燈熄滅，祇留房頂上彩色燈幾只，大家在半暗中跳舞，隨時交換舞伴。約二十分鐘後，主人自動脫去衣服，祇穿泳褲，要其他的人照樣仿效。滿室立刻變成一個裸體營，在音樂聲中擁抱跳舞，不一一各尋春夢了。

到了早晨，主人把客人喚醒，穿衣洗漱後僕人已預備好早點，大家歡談進餐，各人相視而笑

，一無尷尬的表情。

唐璜向我說：

「你初次參加，作何感想？」

「很新奇好玩。」我說。

唐璜說：「我們志同道合，每月聚會一次，輪流作東，你如肯加入，我們大家歡迎。」

「可以，我可以借旅館作東。」大家立即鼓掌歡呼，隨後各携伴侶欣然而散。

那三個青年，兩個是法國人，一個是美國人，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正當的職業，他們的女伴也是良好家庭的女兒。在他們家中聚會時，在餐桌上討論的主題除男女關係外也涉及美術、體育、健身等智識經驗。

有一次我問三對青年男女說：

「你們都是郎才女貌，情投意合，參加此種亂交會後，仍會結為夫妻否？」

「當然會的，祇要感情增加到難捨難分的程度，或有了身孕為兒女着想走進教堂。我們雖然是新潮，但我們的家族仍是很保守的。」那個美國青年說。

「我們是不到三十歲以上不想結婚的，因為到那時候，經濟及感情纔會穩定成熟。」一個法國青年說。

人體美的中西觀點

說實在的，我在旁細看幾次表演，覺得沒有一些下流污穢的氣氛，因為他們真是男健女美，自然活潑，一無拘束，……尤其一位美國女的更是豐滿玲瓏，雙足足趾修飾得同手指一樣美

觀，這是我初次見到的。

喬琪評論的結果與我意見相同。他特別再為那美國女子拍了人體藝術照。不知為何理由，她的雙足足趾最覺得美感。

喬琪攝完後說：

「我對於自古以來的藝術作品無論是繪畫或彫刻，最值得讚許的是它們從藝術的觀點着眼，而不帶有色情，尤其不應該表現帶有色情的女人的私處，譬似維納斯及其他名女人身體各部的美，是藝術的準繩。」

下個月輪到我作東，我請他們到玫瑰園同我常去的大飯店吃飯，飯後在舞廳中跳舞。到了午夜同以前玫瑰最喜歡的大套房遊玩。喬琪帶來了放映機，放映上次照的影片，雖然影片是黑白的，西女們美麗的金髮碧眼無法顯出，但她們白皙的皮膚更增加美感，每人的表情真實自然，一張張都是藝術畫面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喬琪給了我託他照的美足照片，大家傳觀，使那位美國少女特別高興，當場給我一吻。喬琪問我：「你特別欣賞美足，在西方是很普通的，這種人名為『戀足者』(Foot fetishists)，但是你們中國人不是喜歡小腳的嗎？」

我說：「這是民國以前的事了。我國在唐朝以前，女子都是天足，而且體格頗長豐滿，在繪畫中可見到露胸赤足的美女，而且大詩人如李白曾吟過『青筋白腳背，兩足擬似霜』的名句，到了宋朝以後，文人把禮教窒死了女人的自由發展，甚至發起了纏足之風，非但不讓她們自由活

動並且妨害了她們身體的天然長成，因此中國女子變成了矮小殘缺，除了面部手部，其他部份都不合美的條件。中國清朝最大膽的畫家仇十洲曾根據金瓶梅一書畫了四大冊性靈（後刊出定名「故宮百美图」），其中女子都是胸部平坦，雙腿骨瘠如柴，毫無美感。由此可見纏足之害，使中國女子受了數百年的傷害。

雖然民國以後提倡天足，但以傳統關係，女子仍不注意如何使雙足美化，更不敢赤露示人。我是受過中西二方教育的，所以心理上時有矛盾，一方面敬重固有禮儀，一方面我又崇拜西方的

自由開放，我能欣賞西方女子的金髮碧眼、豐胸細腰、長腿美足，因為足部美是在中國女子身上最難得見到的，所以我特別入魔。」

到第二天早晨，他們先陸續散去，我一個人坐在房中。雖有荒唐後的滿足，心中仍覺十分空虛，尤其是在這個熱識的房間中，使我回想起同玫瑰的一段相愛的時日。

這時是一九三二年初，不久唐瑛突然應召返國，我們失去聯絡也失去了一位最豪爽的朋友，直到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，我從未得到過他的音訊，據我猜想，他這種強人一定是為國捐軀了！

我們的集會也從此解散了，我雖然想盡方法，希望得到一點玫瑰的消息，但是終無所得，非常令人失望。

我時常想念玫瑰，因玫瑰便想到那位神秘教授究是何人，我會和其將軍的幹部研商，如何去偵知這位神秘的教授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，這一年底國民政府公佈漢奸黃秋岳洩密案，黃秋岳將政府封鎖江陰江面，封鎖日僑，扣留日艦的決定，秘密報告日本情報人員，黃秋岳能詩能文，性好漁色，生活浪漫，我想黃秋岳必定是和玫瑰往來的那位神秘的詩人教授。

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 一 冊

謝 康 教授 著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